Part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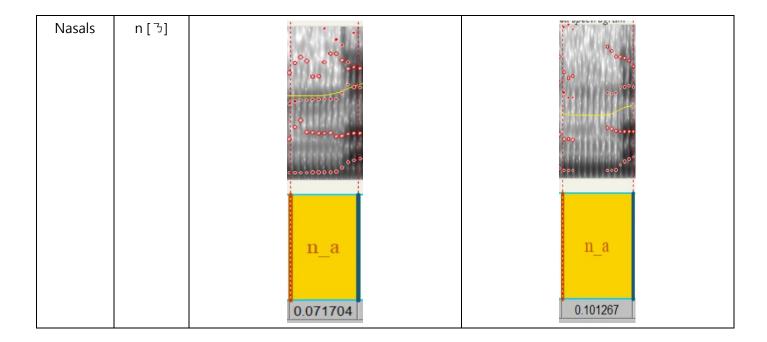
- 1. NTU_m112901_0
- 2. NTU_m112902_0
- 3. NTU_m112903_0
- 4. NTU_m112905_0
- 5. NTU_m112908_0
- 6. NTU_m1129010_0
- 7. NTU_m1129012_0
- 8. NTU_m1129015_0
- 9. NTU_m1129025_0
- 10. NTU_m1129026_0

Part 2

Phonetic Class			
Plosive	b [ケ]		
		b_a 0.090864	b_a 0.101621

Plosive	d [为]	d_e	d_e
Fricatives	f[⊏]	0.068448	0.032998
		f_a 0.119164	f_a 0.122293
Fricatives	sh [쿠]		
		sh_u 0.143043	sh_u 0.159033

Affricates	ji [⁴]	j 1_1	ji_iu
Affricates	j [坐]	0.083746	0.074426 j_e
Nasals	m [□]	0.070790 0.070790 0.089097	0.061753



Part3

1. (20%) What are the consistencies of the spectrogram in each phonetic class? (Plosive, Fricative, Affricate, Nasal)

以下的 intensity 可以從頻譜的深淺看出,大致是越深者 intensity 越大,越淺者 intensity 越小。

Plosive (塞音):

頻率較集中於低頻。在前段 intensity 可能會先下降. 但在中後段會快速上升到超過一開始的大小。 Fricative (擦音):

頻率較集中於中高頻。在發音中段 intensity 變小. 結束時回復到與一開始差不多的大小。 Affricates (塞擦音):

頻率較集中於中高頻。intensity 會上升到超過一開始的大小,上升時間較 plosive 長一些。 Nasals (鼻音)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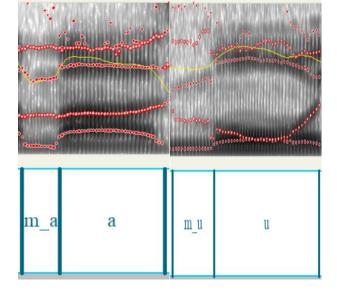
鼻音的 first formant 頻率相較其他三個 phonetic class 低,而且 intensity 幾乎不變化。

2. (10%) Is the boundary between neighboring initial and final clear? What is the benefit of using "right-context dependent" initial model (ex: sh_a) instead of pure initial model (ex: sh) to model initials? Please explain with examples.

相鄰的 initial 和 final 通常不會有明顯邊界,因為會受到 context 影響同個 phoneme 的發音。

相較於直接使用 initial 本身訓練 initial 模型·考慮到前述發音會受到 context 影響·使用 right-context dependent 能夠更明確地區分同一個 phoneme 可能產生的不同發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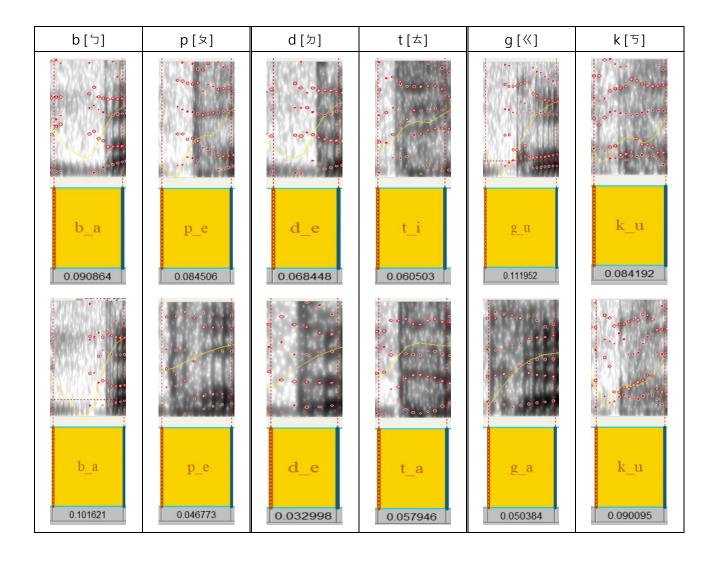
以「 \square Y 、」和「 \square X 、」與為例,以下是對應的頻譜與讀音。其中的藍線是我用耳朵聽所能切出能最清晰分割 initial 和 final 的邊界,不論如何調整多少都還是會聽到 initial 或 final 其中一個聲音被對方混到。仔細觀察下方兩個「 \square 」的四個 formant,除了 first formant 之外(因為 m 是 nosals),另外三個 formant 受到 final 的影響而差異滿大的,可以預見兩個「 \square 」的 MFCC 應該也有一定差異,分成兩個類別的音會更適當。因此根據 right-context dependent 將「 \square Y 、」和「 \square X 、」的「 \square 」根據 final 分成「 \square 」和「 \square 」兩種音將有助於提取各自更精確的特徵,提高模型的準確率。



3. (10%)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when pronouncing つ & タ? How can you tell the differences in spectrogram for っ & タ? (You may also want to compare カ & カ, 《 & ラ respectively)

因為「与为《」是 voiced 而「タムラ」是 unvoiced \cdot 發 unvoiced 的時候聲門常開,因此可以明顯感受到比發「与为《」時更多的空氣自嘴巴噴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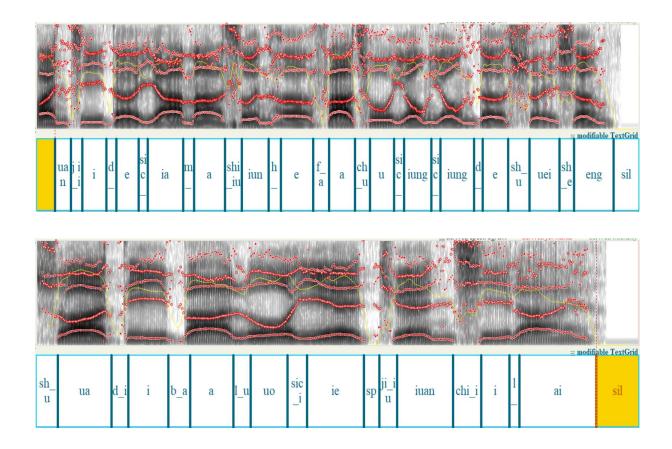
對照下方「勺ㄆ」、「勺ㄊ」、「લs」的頻譜,可以用 voiced 和 unvoiced 的 frequency domain 中 excitation 在低頻造成的週期性進行比較,大致可以看出「勺ㄉલ」在低頻的波型相對整齊、週期性較明顯,而「ㄆևs」低頻的波型則較為紊亂無章。(voiced 在高頻的周期性不明顯故觀察低頻週期性)



4. (10%) Take a look at the spectrogram of finals. Is there any simple rules to discriminate initials from finals provided only spectrogram?

若並沒有需要找出清楚的邊界,可以先觀察頻譜切出一些邊界,切出來的單位大致就是中文的音節。觀察自己標記的頻譜(下方為其中兩個)以及作業附的 phonetic_class.pdf,會發現 initial 通常都是短音節,而 final 通常是長音節,因此從每段音節的時間長度可以大致分辨出頻譜中大部分 initial 和 final 的位置。

另外,若再加上 intensity 判斷(大致看頻譜顏色深淺)會發現,initial 大概都是在音訊號 attack 和 release 的部分,而 final 幾乎都處於音訊號 hold 的部分,若音節時距較難分辨 initial 和 final 時(短短相連或長長相連) 時,可以用 intensity 加以判斷,例如下方第二張頻譜的「chi_i i 」即可以從 intensity 看出 initial 和 final 而不至於無法判斷。



Bonus

答案應該是「純粹的聲」。

第一個線索是助教給的「川端康成的作品」以及「4字詞」、於是首先排查出《伊豆舞孃》、《淺草紅團》、《水晶幻想》、《純粹的聲》、《少女的心》、《女性開眼》、《愛的人們》、《駒鳥溫泉》、《晚霞少女》、《一草一花》、《我的伊豆》、《伊豆之旅》、《東京的人》、《燕之童女》、《生為女人》、《愛與哀愁》、《落花流水》、《月下之門》、《竹聲桃花》共19個候選詞。

第二個線索是頻譜的第 1×4 個字的 final 結尾能觀察到 first formant 頻率到韻尾有稍微降低,因此從 part3 第一題對 part2 頻譜的分析,得知 nasal 有此一性質,因此先嘗試排查出第 1×4 字的 final 是 nasal ending(-n 或-ng)的 詞,結果剩下《淺草紅團》、《純粹的聲》、《東京的人》、《生為女人》。

第三個線索是從頻譜可看出第 $1 \times 2 \times 4$ 個字的 initial 集中於中高頻‧所以很有可能是 fricative 或 affricates.唯一符合條件的只有《純粹的聲》‧加上這門課是 DSP‧因此更增加答案是《純粹的聲》的可能性。

最後,我有自己錄音製成頻譜,以及從本次作業中的素材擷取相同的 syllable 進行拼接,與助教的第一份頻譜逐

字比對·三者的四個 formant 的位置大致都可以對得上·因此答案應該是《純粹的聲》無誤。ps. 助教給的頻譜:

